

牛郎织女



中秋共话 满天星月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一冰

阴晴圆缺和悲欢离合

天体运行的规律性为人类提供了时间体验。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星象周而复始，四季循环更替，年月日时的观念得以在自然的运行中树立。然而自然天体之于人类除了天文历法的功用外，它还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能引发我们细腻的心怀。科学是冷感的，天文学或者物理学对普通人是深奥的术语和太过宏大的尺度。审美却带有体温，可以给予人悲欢离合的兴叹。

我们对天体的审美，一般发乎我们对天体的直观认知。

是的，直观认知，在科学上叫做“观察”或“观测”，而我们通称为“看”。中秋赏月，通过“赏”这个动作搭建作为天体的月亮与人的审美和情感关系。“赏”是什么？为什么不是“登月”“奔月”“携月”“捉月”？“赏”就是看，睹之于目，感之于心，发之于情。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月相。汉字“朔”指农历初一，“望”指农历十五。农历大约是阴阳合历，以太阳周期纪年，以月亮周期纪月。“朔”字本就有了“月”做部首，以示其义。“望”本形是人登高处，以目眺远，后来“目”讹为“月”，但是人在朗月夜举首眺望，那一轮圆月一定是最鲜明的可视物，所以以“望”称满月日，也能说得通。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不仅仅是王维在重阳那天对山东兄弟的思念，更说明中国人对节日团聚的重视。元宵节、中秋节这样过月亮的节日，尤为重视团圆的意义。月亮围绕地球转动，地球的阴影遮挡了太阳光，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从“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的上弦到“呼作白玉盘”的圆月的变化。想来，古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光污染，月亮盈满时的照度周期性地提醒着人们，这货一个月就圆这一两天。难能可贵啊，有木有？月亮都圆了，推物及人，人又如何不得团圆呢？这叫审美的移情，也是我们附加在“看”之上的情感升华。尤其，元宵节上承春节欢快的余续，中秋节又隐含了总结一年辛苦劳作的前奏。

我们对月亮的美感和升华不止美满团圆这一般。孤独的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悲伤的人“明月夜，短松冈”，“十年生死两茫茫”；相思的人会记挂“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愁苦的羁旅客，看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壮迈者却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有家难回，吟着“月是故乡明”；关山不渡，只说“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形而上的，追问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静禅心的，会心参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是多么宏大开阔的手笔；

“烟笼寒水月笼沙”又是怎样一幅凭吊历史的婉约。嫦娥奔月，重点在于对月亮“广寒”的准备不足。而荣宁二府的“三春”“三秋”，都是家族命运转换的大关节，其间虽然难免宿命。但这一切都出于我们看到的月亮孤寂、清冷、安静、朗阔的颜面。

曾经，有网友晒图讲解冷知识，告诉我们为什么月亮又被称为“金蟾”“月桂”“玉兔”。还不是因为那些环形山和阴影看着和它们像！

月亮只是众多被人们看和审美化的天文现象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我们对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命名，正依据肉眼观察到的它们的色泽。同样一颗行星，黎明见于东方，就叫“启明”；黄昏耀于西野，便呼“长庚”。

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牛郎星也叫“牵牛星”，学名可以称作“河鼓二”“天鹰座α”。织女星，就是“天琴座α”。这两颗星分属天鹰座和天琴座，中间刚刚好隔着银河。偏偏这两颗星又是全天当中数得着的亮星，在夏天的晚上，想看不见都难。于是人们就想，这么亮的两颗星，为什么偏偏被银河隔开了？怎么就不能见一面？这是诞生牛郎织女故事的天象基础。为了搞清楚他们为什么分开，也为了让他们见上一面，牛郎织女的故事也就出现了。

中外古今，殊途同归

由象生义，这一道理中外古今都是一样的，甚至看到的天象一样，有些故事也都一样。前面说了“牛女二星河左右”，这里再提一提“参商两宿斗西东”。参宿和商宿分属冬夏，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上。在中国，二位成了帝喾高辛氏的两个孩子，各有贤能而不睦，每见必争吵，帝喾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封地，终世不再龃龉，按照畛域和星宿的对应，便是参商二宿，你升我落，永不见面。在欧洲，参宿对应着猎户星座，商宿对应着天蝎座。猎户座的猎人是被天蝎座的那只蝎子蜇死的，所以两星座在天上永不见面。传说不同，但人们看到的天文现象相同。

说到星座，希腊人的这项发明也可以直接注释关于天文的浪漫想象、审美与天体本身的关系。希腊人航海，所以对坐标定位要求非常高。他们将能够看到的星空划分出若干区域，形成了若干星座，又依据星座的不同图形，分别赋予它们不同的神话传说，建立起一套沟通天与人的话语系统。或者说，希腊先民先看到了高阔辽远的星空，然后才依据所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希腊神话。神的世界来自星空，还蛮有说服力的。

到了大航海时代，南半球的星空进入了航海家的视野。终于，在人们的不断发现和完善下，逐渐形成了今天南北全天八十八个星座的格局。显然，晚近以来发现的南天星座，其命名远没有希腊神话那么曼妙和神奇。这正说明，光有“看见”而没有想象，依然不能激发审美的遐思。

中国的二十八宿星图与西方的星族大意相当。天井、天街、南斗、北斗，大体“随体诘诎”“视而可识”。

即使到了今天，夜空依然足以点燃人们的创造和想象。据说，车田正美就是观看了一场流星雨才获得了灵感，创作了《圣斗士星矢》，将古希腊星座和神话、北欧神话，甚至中国关于星空的传说等等糅合在一起，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许多小朋友天文学的启蒙。

两个月前，科学家公布了冥王星的标准像。虽然冥王星已经被开除了大行星的行列，被降为了矮行星，但是冥王星的真容依然激发起了舆论的热情。它表面那个大大的心形，让人们看到了在这个遥远的星体冷肃的名字后面那火热和甜蜜的亲切。一时间，冥王星成秀恩爱的道具。其实，这与古老的星空神话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即使今天科技发达了，大多数时候，人和天体还是“看”的关系。科学家用天文望远镜，我们用眼和心。我们仰望夜空，并且尝试为夜空的存在寻找出一个美丽的理由。这个理由不需要经过缜密的运算和推论，也不需要多大的智慧来模拟和假说，它只要能够悄悄触动我们柔软的内心。那些在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上给予我们存在坐标的星体，它们跨越以光年计的距离，投影在丝绒般的天穹上，与其说这是宇宙的尺度闯进了地球的引力场，不如认为这是人类纵横想象的跨度，是表达寄托和情怀的绝美诗篇。

人类一切智慧的源头，无外乎来自对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世界。谁知道霍金的头脑里，有没有一部完全不同的星空神话？



李白对月图



猎户座